

室，憑欄四望，紐約港風帆，歷歷在目，港口自由神巨像，亦隨飄渺煙波，近接几席，極游目騁懷之樂。最妙者，垣街四〇號大樓精銅屋尖細部佳妙，為六十年前前建築名師之傑構，往昔鑑賞無從，今則當窗而立，為配合大樓之絕佳雕塑美術品。

縱觀斯樓，下極黃泉，上干霄漢，經十稔之籌劃，竭百工之才智，盡億萬之金錢，以成此曠代之鉅工，舉凡其立意集資、施工、機電、裝飾、諸端，均有可取法乎上者，因樂為之記。

長光電機行 兼鐵工部

專營

材料工程
器材工部
氣金金工
電五板鐵

臺北市和平西路1段130巷1號

電話：23167號

徵信錄

查近隨友聲第一〇七期附寄同學錄一本，每本收成本費新臺幣伍元，茲將截止十一月廿九日已繳該成本費各學長姓名徵信於後：

吳符生（收十元） 郭建英 翁兆慶 唐慧貞 孫震球
方 沈 李荃孫 張文彩 俞濱起 萬 琮 汪德培
廖洪熙 許顯耀 馮 仁 林良濤 章煥昌 張葆鈞
呂偉彥 陳樹玉 王毓鯨 俞汝鑫 朱善培 倪麒時
李廷弼（以上現款）
屠守鏐 談 怡 吳存智 吳前川 陳傳奇 朱 乾
雷大効（收五元六角） 張維淮 卜元禮 吳質義
殷大平（收五元二角） 羅 英（郵收五元二角）
袁森泉（收五元二角） 許汪克珍 覃 豪
唐助治（郵票五元二角） 魯令士（郵票五元二角）
沈益中 史祖恩 俞郁挺 胡國麟 馬微驥 王子英
馬延齡 朱越生 張 坦 葉欽伯（以上郵票） 共計
收二六一·六〇元
另有一學長繳來郵票二十五元，計本年會費二十元，同學錄成本費五元，因將姓名遺失，無法刊登，敬請來函示知。

世界一週

(續)

孫 衛



遊記

英國人領導了工業革命，使工業步入機械化的時代，大大的改善了人類的的生活，奠定了今日民主平等社會的基礎，其功是不可沒的；可是僅僅憑着過去的光榮歷史，怎能叫玫瑰永遠美麗呢，玫瑰花每天都需要新鮮的陽光，而英國的霧却太多了。

多雨的倫敦

在倫敦我們住在公園巷旅舍，這是一個很高級的旅舍，而且，照英國的物價來算，是並不能說貴的，不過，我們的出差旅費除了付房租以外已經沒有剩餘了。比起歐洲大陸來，仍舊昂貴得可以。我們住在八樓的房間，這旅舍的大門在別卡的舊，別卡的舊是倫敦一條著名的大街。旅舍的對面便是格林公園，格林是綠色一字的音譯，顧名思義，這公園裡確實的綠樹成蔭，綠蔭遍地。

在到達倫敦第三天的早晨，我們曾去這公園裡散步，很多向別卡的舊這方面來上班的人都穿過格林公園，男男女女，絡繹不絕，公園裡並不顯得冷僻，也有年青的姑娘在橋上彎着腰用麵包屑飼養水鳥的。

穿過格林公園，過去又一個名叫聖詹姆士公園，再穿過聖詹姆士公園，豁然開朗，便可看到白金漢宮

的瓊樓玉宇，高屋連雲。白金漢宮前一片廣場，當中矗立着許多大理石雕刻成的石像，遠遠可以看到宮前站立着帶高高的遮了半個面孔的熊皮帽穿紅色上裝，最為遊人所矚目，也成為最能代表倫敦人物風景的御林軍衛士，順着寬大的馬路旁佈滿了綠樹的人行道走下去，穿過一條街，再轉回來，在回到熱鬧的市街店舖以前，要穿過一個古老的矮門，這裡也有御林軍在值崗，他來回的踏着奇怪式樣的步伐，不怪許多漫畫上要形容那些到此一遊的美國佬看到了直發歎。

在這矮門以內，過去也許都是皇宮內苑，後來才開放可以給任何人自由通過。也許為了表示這塊土地仍歸皇家所有，所以仍有御林軍在御牆外守衛着。

在來往的行人中，不少是帶着黑色硬邊圓頂呢帽，穿着裹緊了的洋傘紳士，他們就像我們從小在圖畫雜誌上所看到的倫敦紳士打扮一樣，沒有半點變動，後來我們在經過幾座政府部會的大樓前面廣場上看到

這樣衣着的人士特別多，大約在政府任公職更要顯得衣着保守，態度從容。

不知道是不是夏季季節的關係，我們在倫敦的二月停留中，天氣陰晴不定，不時驟雨傾盆，這也許便是英國的士大夫必許帶傘戴呢帽的真正原因。

除掉因為被公園的綠樹繁蔭所攝引，偶然的走到白金漢宮前面以外，我們只在汽車穿過泰晤士河時在車中看到泰晤士河兩岸如雨後春筍擁起的高樓巨廈，在這裡因為汽車太多了，一停，就要停很久，大家只好耐心等待下去，前前後後都是車輛，看不見頭也不看見尾。但是，除了這些大都市的壯觀而外，我們仍舊不會有時間和機會一識倫敦的廬山真面目。

有半天工夫，我們驅車到三十英里外的愛塞克斯，巴塞爾頓新落成的卡里拉斯菸草公司的菸廠去參觀，這個廠本來在倫敦市內，一年半前才搬到巴塞爾登來，因為菸廠搬來了，巴塞爾登也就建造成一個新的村鎮，這樣的情形在英國大概很普遍，有名的墨林斯捲菸機器公司也是這樣，從倫敦市內搬到溫莎古堡再過去的高懷康白，莎德爾東去，在那裡建造了新的工廠，既可以把地價昂貴都市建築騰空出來，又可以繁榮鄉鎮，吸收新的工人，讓工人有一個空氣清新和安靜的工作環境。

在巴塞爾登不遠，我們還順便觀光了一下英國特有的啤酒酒店，這種酒店，英國人叫着勃潑，是公共食堂的短稱，專門供應啤酒，也可以進膳，酒店隔成兩

部份，有兩個門可以進出，裡面也可互通。但相信除掉我們這種初蒞斯土的觀光客外，客人是不會從左門進再穿入右間的。因為這兩間的酒客，是屬於兩種不甚相同的生活習慣（尤其是衣着）和不同的職業環境的，自然，他們對啤酒的愛好則都相同。

在一邊，陳設比較簡單，桌椅也較粗劣，那是工人們的酒店。因為設備比較不講究，同樣的啤酒，價錢要便宜些，在另一邊，地方比較寬大，那是屬於所謂白領階級也即薪水階級的，或者學歷比較高些的人。雖然，中間有路可通，並無鴻溝隔斷，但他們各得其所，各樂其樂，據說，絕不會走錯了領域。

莎德爾東的墨林斯機器廠，是我們由紐約飛赴佛蘭克福，利用在倫敦停留等候換乘班機的半天時間，去參觀的，莎德爾東是在和倫敦相反的方相，高懷康白本是以製造木椅出名，在傢俱設計不斷變化，而且利用機器大量生產的今日，在工資高昂的英國，這種手工藝自然是日趨衰落了。墨林斯公司在這裡建廠，正可以吸收不少的新工人。

這是一所很漂亮的工廠，廠外一片廣大的牧場，也是屬於這公司的老板的。廠內道旁，沿着草地都栽了盛開的玫瑰。玫瑰本是英國的國花，英國的玫瑰確實莊嚴而大方。花本矗立像一株小樹，頂上開滿大的花朵，鸚紅鵝黃各盡其妍。

這也是一所很大的機器廠，有一千二百名工人，有好幾個工作場，包括一所小小的印刷工場，以備自

行印刷說明書和機器目錄以及內部通訊之用，還有新的工場正在興建之中。但是九年前才搬到這裡來，只有六個熟練的技術工人來這裡開始，大部份的技工都是就地訓練的。

工人們都穿着工作服，每部門都有年青的學徒跟隨着學習，每部門也都設有許多新式的可以節省時間而且自動控制的工作母機，這些機器並不僅是英國製造的，美國和瑞士的製品都有。這種現象，我們在機器工業非常發達的德國也曾看到，後來到瑞士去也同樣看到，對於工作母機他們都是以性能為選擇的條件，那種機器的性能最優越，便選那一種，而不是以那一個國家製造為界限的。自然，他們對這方面的知識豐富，而且有優秀的技工懂得運轉操作。

在一處工作場的工具櫥上，我看到工人們張貼了很多自雜誌上剪下來的裸體女郎照片，大大小小或坐或立，儀態各自不同，但都美麗得有如室外的玫瑰花。在這枯燥呆板而工作緊張的機器房內，這些剪貼彷彿夏日從屋頂射進來的陽光，照亮了屋子。這些老老少少的英國工人們，興緻真是不錯。

如霧的英倫

在歐洲人的眼光中，英國女人的照片是值得剪貼起來的，多霧的天氣，據說是使得英國女人的皮膚柔嫩而紅潤得有如牛乳和蜜桃的重大原因。她們有着寬廣的眉毛，挺直的鼻樑，像天鵝一樣的美麗頸項，在

英國歷史上是不少這樣美麗的女人的。

但這十年以來，由於戰後的繁榮，美麗不再限於某個階級的少數女性。美麗整齊的衣着不再只限於富有階級的所謂上等社會，任何城市少女和鄉村少女都能够有力量購置大量生產方法製成的漂亮的衣裳。她們的美麗不再要受營養不良，醫藥不足的影響，或理沒在臃腫的敝衣線襪之中，而且她們不斷的去歐洲旅行，（在阿姆斯特丹和哥本哈根我們都碰上了）並且帶回了歐洲少女們打扮粧飾的方法。

限制女人使用化粧術和化粧品的，固執的英國男人的心理，也早已不再存在，現在每個英國女人平均每年要花費八元美金購置化粧品，化粧品工業每年的營業數字已達到三億美金。每個二十歲以下的小姑娘每年所花費於化粧品的要二十美金。可是一百九十年前，英國國會討論過一條法令，凡是獨身婦女，不論任何階級有無職業，處女、少女或業已寡居，都不得以香水、鉛粉、化粧品、畫眉、假齒、假髮、胭脂、束腰、高跟鞋、假髻、隆裙來促成和大英帝國任一子民的婚姻行為，否則將依法以巫術論罪。不過這一條法令雖然提出，總算沒有通過。

英國的女人雖然美如玫瑰，英國男子們却處處和她們為難，不但不讓她們使用化粧品（雖然沒有成功）而且在公共廁所，男子不要花一文錢，女子却每次收費，而且在女子廁所前裝設鐵轉門，使得婦女們進出大為不便，直到現在仍舊如此，歷史上最早的法治

國家，對男女間的觀念却存有極深的歧視，也算異數。

假如說，霧造成了英國女子的美麗，霧也造成了英國男子深蘊不露，含蓄詭异的性格，他們存心保守莊重、矜持，令人感到不如活潑的美國人，質直的德國人，純樸的丹麥人，激動的荷蘭人，渾厚的比利時人易於相處。最有趣的是英國的交通規則，仍是靠左邊走，但我們在倫敦短短兩天觀察的結果，在擁擠的人行道上，或公園裡匆忙的行人十分之九竟是靠右邊走的，向右是人類的天性，古怪的英國人却故意要訂一條規則靠左邊走。

英國的菜餚也是我們在歐洲所嘗到的最缺乏風味的，不論是魚或是肉，總是淡淡的，軟綿綿的，缺乏新鮮的味道。也許，英國人忙着海外的開拓，忙着政治，忙着找女人的麻煩，而疏忽了烹調的技術。或者，他們對於烹調根本沒有興趣或天賦。我不相信他們是不懂得美味的。我們旅館裡的餐廳，是法國廚子，一頓晚餐一個人要花費兩個英鎊，滿餐廳的客人每個人都還得喝點葡萄酒，啤酒是沒有供應的，可能另外還至少要一鎊錢，（我們老老面皮，省了這一鎊錢。）自然，菜是非常可口的，服務也很週到，使得你感到，在滿足了口腹之欲而外，還滿足了你的自尊心，你是可以氣使隨指那些穿大禮服伺候你的人的。

另外，我們在別卡的舊的金雞餐館吃過一頓午餐，這個餐館連名稱都是法文的，裡面的侍者都講法語

在我的眼光看來，別卡的舊商店櫥窗裡的貨物雖然很漂亮，但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真能花錢的消費者眼中看來却不這樣，尤其高昂的價格正不斷的使英國潛伏的經濟危機暴露出來，因為英國的出口和進口無法保持平衡，這老大而聰明的帝國，人民的生活水準雖然不斷提高，在國際上的力量雖然仍舊有時可以左右——至少是拖延強大的友國的決定，但他自己却不斷的在暴露出弱點來。

最重要的是待遇高，工資高，生活水準高，生產力却並沒有比例提高，因此便不得不將成本轉借在物價上，而影響了國際間的競爭和出口貿易。而英國的所謂無形的出口，即國外投資的收入，航運、石油工業等也受了世局動盪的影響，不斷減少，何況，英國還必須維持國際間第一流強國的威望和地位，這些地位和威望都有賴於經濟的力量作為支撐。因為龐大的近代化的軍事配備，對落後國家經濟的援助，那一樣不需要雄厚的經濟力量和鉅額外匯。

遠在四年前，美國的工業家們已對英國的工商業有誠懇而切實的批評。他們認為在英國，缺少真正公平的競爭，因此使英國的經濟背負了一個絕大的包袱，即浪費時間而缺乏效率，英國人基於一種錯誤的慈悲觀念，硬逼着規模大，效率高的企業讓步，使他們來掩蔽那些不具規模，缺少效率的小工業。

因為沒有競爭，產品自然不需嚴格的檢查，價格却不必便宜，在美國工業家的眼光中，英國的消費者

和英語，他們態度傲然，舉止純熟，使我弄不清他們到底是英國人還是法國人。但有一點可以一望而知，作為一個侍者，他們每人都像其他任何職業一樣，會受過嚴格的訓練，而在服務的時間以內，仍舊受着嚴格的約束，並不是拿幾文小帳，馬馬虎虎，隨隨便便，嘻嘻哈哈，就算了的。

英國的啤酒，也和歐洲大陸的不同。味道濃濁，缺乏清新可口的香氣。啤酒的名稱也很別緻，歐洲人稱啤酒就是啤酒，但英國人却呼一種啤酒為司托，即強運有力的意思，另外又稱之，為撲濤，即脚夫的意思，這個名稱是形容啤酒如脚夫之強勁有力呢，還是說這只是販夫走卒的飲料，就不知道了。

在倫敦街頭的廣告牌，不斷看到堅尼斯這個名稱，這並不是替那位主演桂河人橋獲得金像獎的電影明星作廣告，而是英國最有名，最風行的啤酒廠名，這是英國唯一最暢銷最普遍的啤酒，像金雞餐館這樣比較昂貴的地方，其他的啤酒是不供應的，但堅尼斯啤酒却是例外。

倫敦的百貨昂貴，從街頭櫥窗裡的標價可以看得出來，不止是餐館而已，一包香菸要相當於五角美金，這是因為稅率高的關係，一切衣飾都昂貴得驚人，尤其在我們東方人的眼光裡。西德的衣帽衫鞋已經算貴的了，這裡尤甚。不怪西洋人到了香港要拼命的買東西，價格可能差到兩倍。自然一切的製作標準是很高的，貨品也實在漂亮得很。

是最可憐的被忽略了的小羔羊，沒有人尊重他們。價錢怎樣，他們無權過問；式樣怎樣，他們也無權選擇。

這種現象的形成，英國的工商界，勞動者和消費者都各自要肩負一部份責任，因為他們都沒有認清公平競爭的重要，而心存着姑息長縮甚至苟安的念頭，他們還有着保守的思想，想着過去輝煌的成就。事實上今日的世界已經不同了。今日所需要的是長足的進步和熱烈的競爭，就像任何球類或運動競賽一樣，這不止是勝利的光榮，而是生存與生活的問題。我們不能怕有人跌倒或有人摔傷，跌倒和摔傷只要不是因為紊亂的結果，仍是有助於人體健康的。

英國人領導了工業革命，使工業步入機械化的時代，大大的改善了人類的生活，奠定了今日民主平等社會的基礎，其功是不可沒的，可是僅僅憑着過去的光榮歷史，怎能叫玫瑰永遠美麗呢，玫瑰花每天每天都需要新鮮的陽光，而英國的霧却太多了。

請示近址

湯 煥 孫
方 復 諸位學長
梅 志 遠
崔 可 寄奉友聲月刊